

朱 洪 著

胡适与北大 文友

老兔子 与 小兔子 —— 胡适与蔡元培

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

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 —— 胡适与钱玄同

胡适上了钱玄同的当

他平日所交恭维者何人

推荐周建人到商务印书馆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朱洪 著

胡适与北大文友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与北大文友/朱洪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7.1

ISBN 7-216-04817-2

- I. 胡…
- II. 朱…
- III. 胡适(1891~1962)—生平事迹
-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0790 号

胡适与北大文友

朱 洪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67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印张:22.5

字数:279 千字

插页:1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 000

定价:32.0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4817-2/K·531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卷首语

胡适曾说：朋友是人造的关系，是自由选择的“人伦”，弟兄是天然的关系，是不能自由选择的“天伦”。把朋友认作弟兄，并不能加上什么亲谊。所以，他不轻易称兄道弟，而喜欢说我的朋友某某某。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遂成为上个世纪很多人的口头禅。

清人李恕谷说：“交友以自大其身，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。”这也是胡适“收徒弟”、交朋友的哲学！

胡适学富五车，心胸豁达，交友宽泛。但他倡导“爱真理过于爱朋友”，不拿信仰换友谊。因率性交友，无所介怀，虽朋友满天下，是非也不少，结怨随之而来。连周作人也纳闷，胡适之的友运不知到底是好是坏？

汉人云：“友道难立，非保慎不惑，焉能终乎？”此话，胡适也不能免。但多数朋友，能善始善终。

胡适的文友，小半集于北大，声名远播，振聋发聩。他们与胡适一起，演绎了上个世纪许多历史画卷。在这个完全消失了的学人群体的背影里，有我们熟知的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丁文江、傅斯年，等等，他们既是胡适在北大的文友，多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同人。

他们走远了！

留下的是大宗宝贵的著作、大家风范及无尽的话题。



卷首语 /1

第一章 “老兔子”与“小兔子”——胡适与蔡元培 /1

引 语 /1

- 一 蔡先生“一个人甩脱了” /2
- 二 蔡先生尚不退缩 /7
- 三 蔡老也不能免 /10
- 四 好人政府 /15
- 五 罗文干案 /19
- 六 先生此时远适异国 /23
- 七 蔡元培：我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 /26
- 八 可怜的蔡先生！ /34
- 九 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/37
- 十 中公风波 /40
- 十一 子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 /46
- 十二 他老人家此时不能不受“保护” /49
- 十三 世界头等完人 /53

第二章 “问题”与“主义”——胡适与李达 /58

引 语 /58

- 一 空谈好听的“主义” /58
- 二 这棵大树很可恶 /64
- 三 《我们的主张》 /67
- 四 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 /70
- 五 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 /73

第三章 “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”——胡适与钱玄同 /77

引 语 /77

- 一 钱先生小骂大帮忙 /77

- 二 寄新婚杂诗 /80
- 三 老兄肯造王敬轩 /83
- 四 胡适上了钱玄同的当 /87
- 五 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 /90
- 六 我想奉赠短序一篇 /93
- 七 文字之狱的黑影 /98
- 八 钱先生大概不高兴地走了 /103
- 九 《春秋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/108
- 十 谢谢你那封值得装裱的信 /111
- 十一 戏语竟成真 /114

第四章 辛卯同年——胡适与刘半农 /118

引 语 /118

- 一 绝端表示同意 /118
- 二 半农的双簧戏 /121
- 三 救救我罢 /124
- 四 胡适声调的高低起落恰恰合度 /128
- 五 好好先生 /132
- 六 胡适说不要过生日 /136
- 七 方头真博士 /139
- 八 一个“勤”字足盖百种短处 /143

第五章 “鲁迅派”和“胡适派”——胡适与鲁迅 /148

引 语 /148

- 一 近作中的《十一月二十四夜》实在好 /149
- 二 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/152

- 三 《西游记》里怎么冒出猴子的 /154
- 四 屡次搅扰 /159
- 五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 /162
- 六 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 /165
- 七 他平日所交际恭维者何人 /169
- 八 殊有隔世之感 /172
- 九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/174

第六章 “蔽晖”与“苦茶”——胡适与周作人 /179

引 语 /179

- 一 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/179
- 二 推荐周建人到商务印书馆 /183
- 三 逐去清帝溥仪风波 /186
- 四 相去虽远，相期至深 /189
- 五 先生在家像出家 /193
- 六 羨煞知堂老 /196
- 七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/199
- 八 东坡风貌不寻常 /203
- 九 满村听唱蔡中郎 /207

第七章 唯一有益的真朋友——胡适与徐志摩 /210

引 语 /210

- 一 尚有匿而不宣者否 /210
- 二 志摩对于诗的见解甚高 /214
- 三 追记泰戈尔在中国 /217
- 四 只有 S 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/219
- 五 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 /222
- 六 宜哀矜而勿喜 /227

七 “抱月”姑娘 /230

八 玉树临风 /233

九 明珠沉落 /237

十 徐志摩的八宝箱 /240

第八章 该操心的小弟弟——胡适与丁文江 /245

引 语 /245

一 初识丁文江 /246

二 创办《努力》 /249

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/251

四 一只不生奶的瘦牛 /255

五 上海淞沪商埠总办 /258

六 可以谈谈的没有一个 /263

七 《梁启超年谱》 /267

八 樊推官劝予止酒 /270

九 颇悔三年不看山 /273

十 “二四六”先生 /278

十一 幸无女眷同来 /282

十二 任、陶、丁的笔墨官司 /285

十三 丁文江去世 /288

十四 潦水尽而寒潭清 /294

十五 出山要比在山清 /296

十六 丁文江纪念专号 /299

十七 《丁文江的传记》 /302

第九章 “功臣”与“功狗”——胡适与傅斯年 /308

引 语 /308

一 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/309

- 二 此话甚透辟 /311
- 三 是醉不是罪 /315
- 四 他是绝顶聪明人 /318
- 五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/322
- 六 受逼“上梁山” /325
- 七 学院主义 /328
- 八 徽州朝奉,自家保重 /331
- 九 宋江出马,李逵打先锋 /334
- 十 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/337
- 十一 我真伤心 /342
- 十二 孟真对我实在太好了 /346
- 后 记 /350

第一章

“老兔子”与“小兔子”——胡适与蔡元培

引 语

从1917年9月11日胡适第一次见到蔡元培，到1937年秋天胡适到美国，与蔡元培分手，两人往来二十年。其间有两个时期，他们交往密切。一是从1917年9月到1923年年初，两人在北大共事六年，一个任校长，一个任教务长，开始了他们的牢固友谊；二是从1927年6月到1930年11月，他们同住上海三年多，一个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一个任中公校长，其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
学历上，他们一个是“宋代”翰林，留欧学生；一个是留美学生，杜威高足，两人都中西兼顾、学富五车。学术上，他们可以各持一说，互不相让，坚持学术自由原则，如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上，一个是索隐派，一个是考据派；政治上，他们熔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，相互支持，并肩战斗，一起发表“好人政府”宣言，一起反对国民党的“人权与约法”。

在大学委员会和中基会董事会里，在中公风波问题上，在民权保障同盟问题上，他们有分歧，及至“蔡胡分家”（周作人语），包括胡适不满蔡夫人干预蔡的工作，但这些均未影响到他们的“容忍”的信念和毕生的友谊。



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留影

两人同属兔，蔡元培比胡适大两属，有北大的“老兔子”和“小兔子”之喻，也见其关系密切。蔡元培的阴历生日是1867年十二月十七日，与胡适1891年的阳历生日恰巧是同一天，算得上奇缘。他们一个是1940年去世，一个是1962年去世，世寿相仿。蔡先生用人上实施新旧并蓄，而思想上更倾向新文化运动，尤得胡适赞赏。他们先后任北大校长和“中央”研究院院长，在胡适眼里，他的两度前任是一个“世界头等完人”。

一 蔡先生“一个人甩脱了”

1917年9月10日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抵达北京，住西河沿中西旅馆。这是老乡汪孟邹介绍的旅馆，去年底，汪孟邹和陈独秀到北京，也住这里。蔡元培就是在这家旅馆看陈独秀时，定下聘胡适的。

胡适两个月前从美国回国，回家乡绩溪呆了一段时间。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大报到，本来，这天是北大开学的日子，因张勋复辟推迟了。下午，他去北大和蔡家两处拜访蔡校长，走了一身汗，两处都未见蔡先生。

次日，胡适再去东堂子胡同33号蔡元培家，这次见到了蔡校长。两人谈起对办大学的意见，胡适的话滔滔不绝。虽然初来，他已感到北大幼稚的东西不少。他今年接了三门课：中国古代哲学、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。但作为哲学教授，教英文似乎不妥当。此外，一个知名学堂，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哲学研究所。

初听胡适谈吐，蔡元培非常高兴，一看就是一个气质不凡的饱学之士。他邀请胡适在开学那天，谈谈整顿大学的意见，胡适推辞了一番，答应就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间的关系”谈几句。

很快，蔡校长任命胡适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，其月薪也由刚来时的260元增加到300元。这是教授的月薪，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一样了。
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天后,蔡元培向政府提出引咎辞职,秘密出京。蔡元培离校时,决定不再回来了。他写启事说:“杀君马者道旁儿;民亦劳止,汔可小休;我欲小休矣。”

七年后,蔡元培写《戏赠送适之》,提到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:

何谓人生科学观,万般消息系机缘。
日星不许夸长寿,饮啄犹堪作预言。
道上儿能杀君马,河干人岂诮庭粗。
如君恰是惟心者,愿与欧贤一细论。

“道上儿能杀君马”即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。

当时,胡适在上海迎接杜威老师来华讲学。听说蔡元培辞职,他担心北大要散了;后来收到黄炎培、蒋梦麟来信,说子公现已返乡,但答应回校任职,一颗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。回北大后,胡适撑起北大门面,但总有人攻击他,说他觊觎校长的位置。一会是几百几十人欢迎胡仁源作校长的呈子,一会是北大本预科1358人“揭破教员之阴谋”的呈子,弄得胡适心绪不宁。

6月22日夜二时,胡适给沈尹默去信,请他转信给蔡校长。胡适选择沈尹默转信,是因为沈尹默和蔡校长关系不一般。春天,蔡校长在汤尔和家密谈调整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事,只有沈尹默、马夷初(叙伦)在场。

在给蔡校长的信中,胡适给他提了十条意见。尤其对蔡元培甩挑子不满。他写道:“你一个人甩脱了,我给你设想的五年、十年计划就完了。”而且,胡适与杜威定的五年七年演说契约,是蔡校长叫自己签字的,蔡校长一走,杜威那里怎么交待?现在已经是到处求人了,幸亏蒋梦麟、陶行知支持,估计凑在一起,能筹4000元,解决杜威一年的薪

水,不然就要出笑话了。杜威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,因为答辩后没有交100份博士论文,至今没有发博士文凭。万一因为蔡校长撂挑子,破坏了与杜威的契约,岂不窝囊?

好在蔡元培聘的其他人,问题不大。如美国人Clark(克拉克)(英文学),从日本来电求毁约;赵元任(哲学)去美国Conell(康乃尔)大学了;秉农山(生物)去南京高师了;颜任光(物理),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;陈衡哲(历史),预聘她的计划已取消了。

这时的蔡元培,正在杭州韬光养晦!三天后,蔡元培写《七绝》一首,但心情并不轻松:

高下诸峰若竞争,偶然均势白云横。

横看成岭亦殊妙,漫说看山喜不平。

“高下诸峰若竞争,偶然均势白云横”,寓意新旧势力的决战,还未见分晓。

见到胡适生气的信,蔡元培对蒋梦麟说,一个人定的计划,不能保证没有一波三折,出了这样大的事,实在不是我蔡元培所能预计的,再说,不出这样的大事,教育部叫我走,我也要走啊!至于与杜威定的契约,是胡适替北大校长定的,不是胡适替我蔡元培个人定的,将来谁当校长,都要维护这个契约。我们国家,对于与外国人定的契约,从来都是优待的。蔡元培请蒋梦麟转告胡适,不要着急。

蒋梦麟给胡适回信说,你太书呆子气了。“决计不干”还是迟些说,无非是受点委屈。他不希望胡适与蔡校长打笔墨官司,何必非要见输赢呢?何况,蔡元培已答应回北大,那时,这些意见就不存在了。

在和蒋梦麟谈话后,蔡元培于7月5日托沈尹默转信给胡适,说没有办的事慢慢的补救,几位外国学者的薪水照发不误。他在信里写道: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‘教育运动’,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。”

蔡子民的字瘦骨嶙峋,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。他自己曾说,所以能点翰林,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。

胡适一方面向蔡元培提意见,怪他撂挑子;另一方面,在和旧派斗争时,胡适极力维护蔡元培。

蔡元培辞职后,北洋政府一度任命胡次珊^①继任北大校长,但遭到北大学子的反对。上个月下旬,安福部的《公言报》发表文章说:“与日本争青岛乎?抑为蔡元培等争位置乎?”这话很刻毒,意思是,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帮蔡元培争地位。

对此,胡适做了两件事,一是在6月29日《每周评论》第28号上,化名“天风”发表《北京大学与青岛》,说:上海一位教育界的领袖对人说:“青岛可失,北京大学不可解散!”前几天安福部的《公言报》有一段记事,中有两句话道:“与日本争青岛乎?抑为蔡元培等争位置乎?”这两种见解可算是针锋相对。

二是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名义在7月9日上海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发表《论大学学制》,介绍蔡校长这两年多的改革成绩,以事实抨击社会对蔡元培的迫害。关于蔡校长的成绩,胡适说:

第一,预科三年改为两年。预科的功课大都是语言文字的预备,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大学,已是大不经济了。单习这些大学预备功课,要用三年的工夫,那是更不经济了。预科占了三年,本科也只得三年,三年的本科能学得些什么?蔡校长改预科为两年,是极好的办法,其中只要教授得人得法,两年就够了。

^① 胡次珊,即胡仁源,1883年生,浙江湖州人。1914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

第二,文理两科合并。造谣人说大学废止理科,专办文科,这是极荒谬的话。蔡校长因为学文科的人或专治文学,或专治哲学,于一切科学都不注意,流弊极大;理科的人专习一门科学,于世界思潮及人生问题多不注意,流弊也很大。因此他主张把文理两科打通,并为大学本科。

第三,法科问题。法科也不曾废除。蔡校长因为经济、政治两门在欧美各国都不属于法科,况且新合并之大学本科之哲学、史学诸门皆与政治、经济极有关系,故想把这两门加入文理科真成一个完备的大学基础。而法科则专习法律,为养成律师法官之人材。这是欧美各国通行的制度,用意本很好,后来因为法律一门孤立,于事实上颇不方便,故索性把法律一门也合起来,和其他各科同组织一个大学教务处,以归划一。

在北大学生和胡适等同人的努力下,蔡元培同意恢复校长的职务。9月20日,北大全体学生、全体教职员举行两个欢迎大会,欢迎蔡校长复职。

蔡元培恢复校长职务后,更加信任胡适。10月19日晚上,胡适去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出席杜威60岁寿筵,寿筵散席时,蔡校长请胡适接有眼疾的马寅初任代理教务长。五四运动前,蔡校长合并文理学院,撤去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,由马寅初任教务长。

尽管蔡元培调整了陈独秀,但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,是肯定的。1920年4月1日,《新青年》7卷5期转载蔡元培短文《洪水与猛兽》,胡适特地写了《附言》:

这是蔡先生替《北京英文导报》的特别增刊做的。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,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,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这里。

二 蔡先生尚不退缩

1921年夏天,胡适在火车上听到刚自欧洲回来的徐振飞谈及蔡子民在法国的窘境,心里很不好过。因为处理法华教育会的经济危机,法华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去年底到法国后,发表了与勤工俭学生“断绝经济关系”的宣告,与蔡和森、李立三、赵世炎等100多勤工俭学生矛盾很大。

胡适认为“留法俭学”是一个盲动的运动,一开始就不赞成。因提倡者蔡先生、吴稚晖,都是他信任的人,所以,胡适未明确的反对此事。去年,留法俭学的黑幕揭穿了,胡适动手收集材料,准备写文章,唤醒大家注意此事。蔡元培听说后,打电话给胡适,要他发表前,先给他看一看,胡适答应了他,后因生病,文章也放下了。

9月18日中午,胡适在洗澡堂打电话到蔡元培家。蔡元培11点刚从国外回到北京家中,他听出胡适的声音,十分高兴,约胡适下午四点半去他家。

这期间,蔡元培不仅因为操劳勤工俭学的事,还遭到夫人和弟弟去世的两个打击。但他精神还好!

谈到大改革的事,胡适说:“我想,应该破釜沉舟的干下去,蔡校长不退缩,我们青年人更不当退缩。”教务长顾梦余说:“如果进行,须改选教务长,由适之任教务长。”“这怎么行,还是你接着干。”胡适推辞道。

蔡元培心里清楚,支持胡适的人,未必是多数。

次日晚上七时,胡适、顾孟余、颜任光、陈世璋^①也到蔡元培家细谈。

^① 陈世璋(1886—1963)嘉定人,号聘丞。中华化学工业学会图书馆创办人。早年留学国外。建国后任上海市科技图书馆副馆长。1958年上海图书馆等四馆合并后,任上海图书馆顾问。

胡适谈得最多，气氛热烈，谈了大学的图书募捐、主任改选、教务长改选、减政以及组织教育维持会等事。

9月23日下午六点，胡适参加选举教务长的会议。

“我不能连任，应该由适之任……”结果出来后，顾梦余推辞说。前天晚上，大家在蔡元培前商量教务长人选，几个人都说适之可以。胡适觉得，这些人没有诚意，所以也不力辞，他在心里暗想：公獐子母兔子，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把戏！今天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自己得的票数，少于那天晚上到蔡校长家的人数！说明有人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顾梦余的客气话也很勉强，没有说服力。

隔日，胡适参加了科学社欢迎蔡元培访欧归来的会议。会后，胡适向马上南下的蔡元培建议，不主张10月10日收束这一学期，因为三个半月的课，一个月补，是办不到的。事实上，学生到不齐，教员也到不齐。根据蔡元培的意见，当夜，胡适写了关于“收束”和“预科改良问题”的意见。

第二天，蔡元培在胡适的信上批了几个字：“胡先生提议各条，元培均甚赞同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，请提出为幸。”

胡适带了蔡校长的信去开教务会，各主任看了蔡元培的信，七嘴八舌。

“延长一学期？……嘿嘿！”他们觉得可笑！顾梦余将考试委员会的议决给胡适看：补课完后，不举行考试；关于“预科改良问题”，反对的也占多数。

这一天的会，把胡适气得难受！本来，在选举教务长问题上，他就窝了一肚子火！从前蔡元培在校时，向无此种怪现象。病后胡适参加了两次教务会议，都气得难受。

1921年10月6日夜間，顾名君来电话，说仲甫在上海被捕了！

上一年年初，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逮捕，逃到南方，先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任教育部长，这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，刚到上海